

我  
在  
北  
平

劉健羣

西單商場打乒乓

長城各口戰起，我率領華北宣傳總隊北上，往北平新建胡同。每天除處理公務之外，有兩項不定時的娛樂。

(1) 晚飯之後，到西單商場去打乒乓球。西單一帶，此類球館，多到十餘處。這是一種設備簡單，化費低廉最適合於公務人員練技、健身，恢復疲勞的最好運動。每盤的代價至微，我記不清楚了。館內經常僱有工人數名，一面替客人檢球，一面還可適應客人的程度，陪你作對，使客人自覺有進步而感覺興趣。比高爾夫球的消費，固然是天上地下，無可比方。比諸現在臺北的一般彈子球房，亦節省太多。一般低級公務人員，每天去打上千盤八盤，對於每月的預算開支，絕對不會發生任何影響。但運動適度，出汗爽身，其所獲在打彈子之上，却是毋庸置疑的。不曉得在臺灣各地，何以竟然沒有此類的設備。高爾夫到底是西洋化、貴族化，彈子房都用女招待，更

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失去健身運動的本意了。

(2) 到北平之後，誰都愛聽平劇，除非是特別懷有反對成見的門外漢。因此一個禮拜當中，總有一兩天遇上名角的演唱。下班之後，先定好兩個座位，（北平有所謂肥票。即先向茶房定好座位，開戲時他自會在戲院門首等候。看戲後略加小費，比臺北的黃牛票方便而低廉。但若因事不能去看，票價一定依然照付，否則不成話。）約一二好友前去聽戲。聽戲必須有友相伴。最好是相當的內行，邊看邊談，既研究又批評，才有興趣。一個人看戲，和一個人唱獨腳戲一樣，不是不可能而是太單調枯燥了。

當時一般名角的戲票，多半是一塊兩毛大洋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只有程硯秋演出他的新戲文姬歸漢時，加價一倍，收兩塊四毛，這是特殊的例外。富連成科班的戲，僅是大洋八毛而已。

這一個時期，在北平演出最多的，要算是楊小樓與郝壽臣的連合演出。據說楊小樓到上海的時候，因為觀家外行，多對他不十分了解和欣賞

，所以他常常無精打采，偷懶敷衍。北平觀家內行太多，尤其是郝壽臣演唱非常認真，說白行腔，一字不苟。郝得一句好，楊係前輩名角，如果不得好，就算是坍臺。所以楊非十足的賣力不可。在此種力爭上遊的情況下，觀家可以大飽其眼耳之福了。

我看過他的落馬湖、長板坡、鐵籠山、拿高登、全部野豬林、以及一三三四本全部連環套。最後還看過楊小樓的猴子戲（安天會）。楊年事已高，猴子戲久不出演，此次演出，也只是例外的一次而已，此後便無從得看了。

內行人都在說：文生、旦、淨、丑，都有類似或進步的人才。惟獨武生一行，楊小樓可稱得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老一輩的武生：楊月樓、俞毛包，我不曾見過。是否楊小樓比他們更為突出，無從比較，更不能作是和否的批評。至於後之來者，則三四十年來，欲與楊小樓追隨比肩類似，實在還不曾見過一人。在平戲式微衰落的今日，要造成更超出楊小樓的優良武生，更似乎

是不可能了。

### 楊小樓的功夫供奉內廷

楊小樓最特出之處，第一是他的聲音。譚鑫培有腦後音，韻調優美，非他伶所可及。楊小樓的聲音，也非常特別，無論說白歌唱，不單是剛勁有力，且發音時初則尖銳，到收尾時，有如傾盆激水，滿地落金錢的韻味和聲勢。既寬宏又爽朗。只覺氣概非常，很難得加以適當的形容。留聲片所錄的全部連環套，可算得是他說白的代表傑作。親自看過聽過楊戲的人，更能領略得出他的長處，可以百聽不厭。論其唱工，則以與梅蘭芳合演之霸王別姬為最突出。唱到『時不利兮維不逝，維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』真是慷慨悲歌，表出嗚嗚叱咤不可一世英雄人物的悲壯。聽說霸王別姬，本應以淨角配演霸王。但自從楊小樓以武生與梅蘭芳合演之後，此戲已成一絕。只有楊小樓，才是真霸王，才能代表項羽當年的氣概。以後梅到外埠演出此戲，不得已時以金沙少或劉連榮勉強相配，論實大聲宏貌似雄壯則有之，離霸王不知若千里。形似尚不可能，神似更不知從何說起了。

第二是武工與特技。一個平劇的演員，如果要成為超等的名角，必須要有武工，否則一切都會流於呆滯。好的票友，唱工她可應付，其他聲風身段，都談不到。武生需要真實的武功，自不待言。楊小樓演趙雲，在長板坡開打時，講究背上所揹的四支旗子，要一點不亂。演黃天驕高登時，與敵手對刀，很顯然的看得出乾淨利落，驚

險有力。自從看過楊小樓的武戲，和余叔岩與王長林演打漁殺家教師爺交手之後，對以後各地武臺上的武戲，只覺得徒具形式，絕不親切，實在是不足觀也矣。論到特技；例如演天驕拜山時，說到『來！來！來！』三字時，能將身披的英雄敵，在手上連轉三轉，便折得整整齊齊，放在左腕之上，準備動武較量。演趙雲時，在長板坡表演落塵之際，要兩足左右平伸，在臺上連成兩次一字，輕鬆而快利，確是難得。說到此處，令人想起人之好名好勝，雖衰老仍不能免。楊小樓在北平出演時，據說已是高齡，如長板坡落塵一類的動作，最好不宜表演，否則很可能一落之後，便站不起來，成為殘廢也未可知。

### 高年落塵活猴不要命啦

有一次我去看楊小樓演長板坡，戲臺上已經有紅報貼出：「楊老板年高，落塵一場，由其外甥劉宗楊代為出演。」大家對楊小樓其他各點的欣賞，已經相當滿足，落塵換人，視為應當。殊不知到了要演落塵的一場，只見一挑馬門，出來的仍然是高頭大馬的楊小樓，而非中等身材的劉宗楊。原來是楊小樓因為得的好采太多，老興勃發，不管有無危險，乾脆還是親自出場，照落不誤。觀衆當然意外滿足，大過其癮。人生如戲，政治也是舞臺。上焉者如諸葛武侯，為了扶保幼主，復興漢室，甘心鞠躬盡瘁，死而無怨。下焉者為了養家活口，明知體弱無能，不得不拖死為止。此外很多人，是爲了撐持門面好勝好名，弱也不肯放手，死也不肯下臺，與楊小樓的拼命落塵

，都是同一的心理。可贊呢？還是可駭？很難得有明確的解說。

尤其是楊小樓的猴子戲，北平有所謂楊活猴之說。我在北平的時候，富連成的武丑葉盛章，已經以擅長演猴子戲出名。葉的武功好，跳躍靈活，確係可觀。有一天楊小樓貼出安天會，要演孫悟空。我雖然不得不前去一觀，但在我心目中，楊身高不十分似猴，年老不宜跳躍，雖與葉盛章爭一日之短長。等到觀賞比較之下，除了身高是一大馬猴之外，的確全身無一不是猴。不僅手足舉動以及自動，處處是猴，甚至耳朵也能動。比較之下，葉盛章只是面像猴，還覺其呆板，楊小樓才真是一身是猴靈活已極。儘管爲身所限，只能演成大馬猴，但畢竟是活猴無疑。名角必有絕活，足見特技對於演員之重要。

第三做工與表情。名角最重要的是做工和表情，要與劇中人的性格身份，完全融和無間。楊小樓最難得的長處是演趙雲時，一定是敦厚誠敬的大將。演黃天驕時，一定是精幹靈利的差官。演高登時一定是豪強一方的惡霸。演林冲時，一定是落魄受屈的武師。讀過小說，了解劇中人身份的觀衆，在觀聽時，會自然的了解，不覺得他是楊小樓，是戲子，這是普通伶人所最不能及的地方。與楊小樓同時的有三個名武生。論靶子身架的穩練，尚和玉似乎還要超過楊小樓，但其唱做條件，則不如遠甚。天津的李吉瑞，嗓音寬宏，但韻味差。上海的蓋叫天，以跌撲跳躍見稱，但演短打的石秀武松則可，至於長髯武生，大將風儀根本談不上。有人說楊小樓的特出處，是武

戲文唱。其實他真可以說是全材全能，旁的武生實在是難以比擬。再說我所見到的楊小樓，已是晚年。據戲月刊所載，他年輕時扮相英俊，當值內廷供奉時，甚得慈禧太后歡喜，時有賞賜。甚而至於還與某一親王的福晉鬧過桃色軼聞，更可知其風頭之健。伶人在臺上，扮相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。我多看了幾齣揚戲，回想起來，遂不覺其言之長矣。

#### 四大乾旦和四大坤旦

其次說到名旦，誰都知道梅、程、荀、尚、梅是梅蘭芳。程是程艷秋。荀是荀慧生。尚是尚小雲。表面看似乎名次已有一點先後的評定。嚴格說起來，四大名旦，真是各有特長。論雍容華貴，如演西施楊貴妃之類，自以梅為最宜。其扮相之美，唱做之細，亦可稱為全材。梅腔的韻味，以低喉時為最佳。學梅腔而無低喉和學尚小云又有何分別了呢？至於程艷秋，最宜演哀怨悱惻的悲劇主角。未發腔前，扮相幽嫻貞靜，美不可言。程腔宛轉凄切，細如遊絲而不斷，極極抑揚之能事，其討好博采之多，有時更甚於梅。他演出文姬歸漢時，票價加一倍，照常滿座。在北平內行甚多的聽眾，無人加以訛議，可見一斑。現在聽聽文姬歸漢的唱片，依然令人神往，留有餘味。談到荀慧生，則輕盈淺笑，美妙宜人。凡香艷的主角，如紅娘、春香之類，自以荀為獨步。說白宗玉瑤卿，柔的輕朗，十三妹亦妙到毫釐。有人說他反串小生更堪獨步。我沒有看過，不知和梅蘭芳的呂布木蘭較如何。至於尚小云

，若論本錢充足，嗓音寬朗，可以首屈一指。武功甚佳，故演統兵領眾的主角，如秦良玉之類，非他莫屬。但嗓音剛多而柔少，做工亦有稍欠細膩之處，放在名旦中，難爭得高位。所以說四大名旦，各有專門特長，優劣之間，在乎其所演的脚色而定。強定名次，似乎還是多餘。

坤角中也有四大名旦，雪艷琴、新艷秋、章遏雲，另外一位，是否陸素娟，記不清楚了。雪艷琴學梅神似。新艷秋偷得程腔，幾可亂真。章遏雲扮相俊美。皆屬上品難得之選。但北平人仍多歡愛聽乾旦，對坤旦除慧心獨具者外，熱烈迷戀的，還不是絕對的多數。

#### 富連成的學生打死不諗

在北平戲劇圈內，更應該值得特別一提的，便是富連成。富連成這個名字，因何而取，是否和于連泉、馬連良、譚富英、馬富祿等的「富」字「連」字有關，不可得而知。也沒有細考的必要。但他確是一間訓練極為嚴格成功的科班，也是一間極完備的戲劇學校。

富連成是未出名角的地方。我在北平的當時，在科的學生：如李盛藻（老生）、葉盛蘭（小生）、葉盛章（武丑）、袁世海、裘盛戎（黑頭）、李世芳（青衣）、劉盛蓮（花旦），都已經嶄露頭角，去名角不過一間。北平有些人不聽名角，專聽富連成。因為（1）票價低，只收八角。（2）名角演出，只三數人可看，其餘龍套，概無足觀。但富連成則係青年學生，人人賣力。聽說出演時，師父隱在馬門之後，稍有偷懶和錯誤，一進馬

門便挨揍。而且打得不輕。所以不得不竭盡全力，奮勇爭強。因此看戲的老北平，覺得非常過癮！非常值得！聽說凡是去富連成參加受訓的學生，因為要苦練幾年的武功，一定要在契約上先書明打死不諗。到了葉盛蘭、葉盛章將進二十歲左右，已經逐漸發紅的時候，師父還是管得嚴緊非常，除了演戲練功而外，不能與外間接觸，有任何閒雜的活動。北平的老伶工很多，有的是年高，有的是倒嗓，在舞臺已經沒有前途了，便只好去富連成任教。名師出弟子，嚴訓出人才。所以富連成出科（等於畢業）的學生，除非是倒嗓或意外，幾乎個個是名角，都有成就。將來改良國劇，富連成這一類的戲劇學校，萬不可少。至於棄短用長，改良前進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以上算是我了解平劇的一些經過，因此使我深切體會到平劇是眞能發揚文化，教育社會的有力工具。應該是值得拯救提倡改良的國劇。不是毫無足取可以棄置的廢物。

### 費正清論

吳錫澤著 國防研究院出版

本書的撰寫，歷時一年半，作者站在純學術的立場，對費正清個人的思想背景，及其全部著作，作系統的譯介與批判，態度客觀公正。出版以來，甚受各方重視。該書每本經售新臺幣十六元，本市「聯合出版中心」，「新亞出版社」均有出售。